

全漢賦

費振剛

胡雙寶

宗明華輯校

北京大學出版社



費振剛 胡雙寶 宗明華 輯校

全漢賦

069770

北京大學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號

全漢賦

費振剛 胡雙寶 宗明華輯校

*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校內)

北京經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

850×1168毫米 32開本 24.75印張 560千字

1993年4月第一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2500冊

ISBN7-301-01481-3/ I·240

(精)定價:24.00元

前言

一

賦作爲中國傳統文學的一種樣式，產生於戰國時代，特盛於漢代，而在整個封建時代，不斷有人寫作，綿延不絕，向來詩、詞、歌、賦並稱，足見它是中國古代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文體之一。正因爲賦特盛於漢代，是兩漢四百年間的主要文學現象，故有「漢賦」的專名，以至後人把它與楚辭、唐詩、宋詞、元曲並列，作爲一個時代文學的代表。如清·焦循說：「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易餘籥錄》）近人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序》中也表達了同樣的見解，他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對於焦、王的看法，不少現代學者是不贊同的，因爲無論是思想內容，或是藝術表現，漢賦所達到的高度，都無法和楚辭、唐詩、宋詞、元曲相比。但作爲一種文體的產生和發展來說，焦、王所論仍有一定的道理。兩漢文人大多致力於這種文體的寫作，不少人爲此耗盡了畢生的精力，造成一時文壇的繁盛景象，還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148 90/05

就漢賦來說，似乎從它形成以後，對於它的評價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封建時代，人們習慣把漢賦與《詩經》、《楚辭》相比較，以決定其價值。由於各人所持的立場和觀點、角度的不同，他們的認識也就產生了分歧。西漢末年的揚雄，早年熱心於辭賦的寫作，是漢賦的代表作者之一，而到了晚年，由於他看到漢賦作者「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對漢賦予以否定，提出了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的評價標準。東漢前期的班固，不僅是歷史學家，也是漢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認為漢賦「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他對漢賦是完全肯定和贊揚的。魏晉以下對漢賦的評價，大抵是揚雄、班固不同認識的繼續和發展。「五四」前後，文學史作爲文藝學科的一個分枝，在中國正式形成並得到迅速的發展，出現了中國文學史的專門著作，文學史家除了作爲文體研究，描述漢賦體制上的特點和源流演變外，對漢賦的評價則多從社會作用的角度，沿襲了揚雄的看法，是貶多於褒的。特別是五六十年代，由於特定的社會環境和學術空氣的制約，在大多數的文學史著作和論文中，對漢賦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都是持否定的態度的。近十多年來，隨着整個社會的變化，學術空氣比較活躍，幾乎所有的文章都不滿意過去那種簡單否定的作法，而做了較爲具體的分析，對於漢賦的思想和藝術都有不同程度的肯定；對漢賦的形成及其流變，對漢賦在中國文學發展中的作用和影響，也有了較爲深入的論述。但就總體來說，漢賦研究在中國文學史研究中還是一個比較薄弱的環節，漢賦作品分散於各書，也使人們難於看到它的全貌。

正是由於如上所述的這種對漢賦研究歷史和現狀的認識，我們編輯了這部書，希望它能像自清代《全唐詩》編纂以來出現的各種分類斷代文學總集一樣，為中國文學的研究者提供一個漢賦的完整資料，以有助於漢賦研究的深入發展。

二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的人物傳記時，收錄了有關人物所寫的奏疏、政論和辭賦，以後班固撰寫《漢書》、范曄撰寫《後漢書》時，承襲了這一作法，而且收錄的文章更為全面。魏晉以後，出現了各種文學總集和作家的別集，但《隋書·經籍志》所記載的漢代作家的別集，都已亡佚，現在看到的一些漢代作家別集，是明清時代重新編輯的，都不是原來的面貌，與漢賦有關的總集，只剩下《文選》一部了。它也收錄了相當數量的漢代賦作。現在我們看到的比較完整的漢賦，大都見於以上四部書。魏晉六朝時出現的雜記，如《西京雜記》，唐宋以後出現的文學總集，如《古文苑》，唐宋兩代編纂的幾部大型類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以及各文學總集、別集的箋注中，也保存了相當數量題為兩漢作家所寫的賦，但大部分為殘篇、斷句乃至僅存題目，極少有完篇者。到了清代，出現了陳元龍編纂的按內容分類的《歷代賦彙》和嚴可均編纂的以時代為序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特別是後者，由於嚴可均未得參加《全唐文》編輯工作，心有不甘，決心編纂這部自上古迄隋的

總集，作爲《全唐文》的前接部分。編纂工作進行了二十七年，據其總叙稱：「廣搜三分書，與夫收藏家秘笈、金石文字，遠而九譯，旁及釋、道、鬼、神，起上古迄隋，鴻裁鉅製，片言單辭，罔弗綜錄，省併複疊，聯類畸零，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分代編次爲十五集，合七百四十六卷。」網羅的面是相當廣泛的，唐以前的單篇文章（包括賦），大都可以從中找到。其中全漢文六十三卷，全後漢文一百零六卷，收有漢代賦作者約七十人，作品二百五十餘篇（包括殘篇、斷句），這是現在能够看到的題爲兩漢作家所寫的賦的絕大部分了。嚴氏以文爲主，雖然凡題目中有「賦」者都編在該作者文章的最前面，但也有一些未以賦名篇却的確是賦的作品，編入了該作者的非賦類作品中（詳下節）。加之該書部頭頗大，翻檢不易，同時還有由於所據傳本而產的異文及文字錯訛等問題，爲此，我們在充分吸收前人整理、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倣自《全唐詩》以後出現的各種分體斷代文學總集的體例，將兩漢的賦單獨編輯成書，加以標點、校勘，將校記附於作品。我們期望這部書不僅成爲一本收錄完整、文字準確的漢賦校勘本，而且也爲研究者進行選擇、比較、取舍提供方便。

三

辭與賦先後產生於戰國時代的楚國，兩者在語言和形式上有相通之處。《史記》、《漢書》中，大多數情況是把辭包融於「賦」之中的。《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把以

屈原爲代表的楚辭作家的作品統稱爲賦。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出現了辭賦不分的情況。但從文體來說，辭是辭，賦是賦，兩者有明顯的區別，爲此，我曾寫過一篇題爲《辭與賦》的短文（刊於《文史知識》一九八四年第十二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漢代作家而論，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是辭賦兼作的，但他們的楚辭作品有共同的特點，這就是這些作品不僅都採用楚辭的形式，作品的抒情主人公也都是屈原，是模倣屈原的語氣，代屈原抒發「行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怨憤情緒。而漢代作家寫的賦，其中有一些是抒情賦，借鑒了楚辭的形式，故有「騷體賦」之稱。但這些作品與楚辭不同，它們大部分不僅以賦名篇，而且在寫法上完全擺脫了代屈原立言的模式，而是以作者自己的身分去抒發個人的感受。《楚辭》作爲書的專名，始自劉向，他在編輯《楚辭》時似乎意識到了辭與賦的這種區別，所以他在《楚辭》一書中，賈誼祇收其《惜誓》一篇，而不收他的賦。《楚辭》一書所收漢代作家的作品，在寫法和格調上都與《惜誓》相類似，它們是楚辭，而不是漢賦。根據這個理由，本書不收漢代作家的這類作品。

區分文體的不同，漢代已見端倪，而詳加辨析則始於魏晉，這與文學自覺意識的增強頗有關係。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對不同的文體特點已有明確的認識，而劉勰的《文心雕龍》、蕭統的《文選》，對文體有較細緻的區分。特別是《文選》的文體劃分，對後世各種文集的分類具有重大影響。但《文選》把辭、賦、詩、文分爲三十七類，未免過於煩瑣，而且也未必盡妥。他在「賦」之外另設「七」這一文體。其實，枚乘的《七發》以及後來做作的如傅毅的《七激》、張衡的《七辨》（「七

言」除外）等，都是賦。《文選》還把司馬相如的《難蜀中父老》、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分別編入「檄」、「設論」等名目中，這也不是不確切的。這些抒情言志的作品，雖然不以賦名篇，但實際上也是一種賦。因此本書對漢代作家上述兩類作品均予收入。《文選》還有「頌」一體，如王褒的《聖主得賢臣頌》。有人認為，「頌」與「誦」通，「誦」與「賦」在詞義上亦有相近之處，因此這類作品也是賦。我們認為，漢代的「頌」，寫法上雖與《詩經》的「頌」不同，但前者確是從後者發展而來的，是一種專門用於頌揚某種事物的文體，與作為文體的賦是有區別的，因此本書沒有收入這類作品。

鑒於對文體的賦有不同看法，而本書作為一部文體斷代的總集，不能不對收入的作品有所限制，因此將收錄作品的取舍標準做如上說明。是否妥當，深望得到方家指正。

四

本書編纂工作從一九八七年春開始，但一九八七年十月以後，我就開始為來東京大學講學做準備工作，一九八八年三月來到日本。因此，主要工作是由胡雙寶先生和宗明華先生擔任的。宗明華先生做初稿，由胡雙寶先生核校、補充，最後定稿。我僅在開始階段一起確定了本書的編纂計劃，審閱了部分初稿。

本書的編纂工作得到了高等學校古籍整理委員會秘書處和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

持，在此謹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費振剛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深夜於東京彌生寓所

例 略

八

壹 本書收錄漢賦八十三家，二百九十三篇，其中可判定爲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約一百篇，存目者二十四篇，餘爲殘篇。

貳 各作家按時代先後排列。生年失考者，一般以卒年爲據。生卒年不詳者，參考親屬、仕宦關係。一作家之下，先列以「賦」名篇者，後列其他，同類之內，先列完整者，後列殘篇、存目。

叁 殘句有上下文可據者，稱「據某書補」，否則稱「錄自某書」，並另行列出，以避免誤綴。

肆 本書輯錄校勘主要用書如下：

一、孔叢子，子彙本，四部叢刊本

二、史記，標點排印本

三、漢書，標點排印本（含校勘記），王先謙補注；《揚雄傳》並據公元九四八年日本珍本殘

本

四、後漢書，標點排印本（含校勘記），王先謙集解

五、東觀漢記

六、西京雜記

七、文心雕龍，范文瀾注本

八、文選，胡刻李善本及胡克家考異、高步瀛義疏，宋紹興辛巳建陽刻五臣本（簡稱五臣甲

本），公元一四三四年朝鮮刻五臣本（簡稱五臣乙本），六臣本，敦煌殘卷

九、水經注，王國維校本

一〇、北堂書鈔，孔廣陶校本

一一、藝文類聚，影印宋紹興間刻本，汪紹楹校訂排印本

一二、初學記，司義祖據明桂坡館本校訂排印本（含校勘記及異文）

一三、太平御覽

一四、古文苑，岱南閣本九卷本，韓元吉本，守山閣本

一五、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集》

一六、玉燭寶典

一七、史書、文學總集、別集箋注

伍 所據底本、校本，在每篇校記「一」中交代，以後一般用簡稱。

陸 凡逕見原書者稱「某書作某」、「某曰某」，凡轉見者均稱「某謂某曰某」、「某引某謂某」等。

柒 《文選》、《古文苑》作校本，凡稱「《文選》作某」、「《古文苑》作某」等，指各版本同，否則分舉各版本。

捌 今見《文選》五臣本與六臣本中之五臣非同一本，六臣本中之五臣與所見五臣本不同者，以「六臣本謂五臣作某」別之。

目

録

孟春賦
鵬鳥賦
弔屈原賦
早雲賦
簾賦
七發
梁王菟園賦
臨瀟池遠詠賦
笙賦
柳賦
酒賦
几賦
月賦
鶴賦
文鹿賦

陸賈 (一)
賈誼 (二)
賈誼 (八)
賈誼 (一二)
賈誼 (一五)
枚乘 (一六)
枚乘 (二九)
枚乘 (三三)
枚乘 (三四)
枚乘 (三五)
鄒陽 (三七)
鄒陽 (三九)
公孫乘 (四〇)
路喬如 (四一)
公孫詭 (四二)

屏風賦
 屏風賦
 董籠賦
 子虛賦
 上林賦
 哀二世賦
 大人賦
 美人賦
 長門賦
 黎賦
 魚筮賦
 梓桐山賦
 難蜀父老
 士不遇賦
 諫格虎賦
 楊柳賦
 鴉賦
 蓼蟲賦

羊勝（四三）
 劉安（四四）
 劉安（四六）
 司馬相如（四七）
 司馬相如（六二）
 司馬相如（八九）
 司馬相如（九一）
 司馬相如（九七）
 司馬相如（一〇〇）
 司馬相如（一〇三）
 司馬相如（一〇四）
 司馬相如（一〇五）
 司馬相如（一〇六）
 董仲舒（一一二）
 孔臧（一一五）
 孔臧（一一八）
 孔臧（一二〇）
 孔臧（一二二）

文木賦
 李夫人賦
 非有先生論
 答客難
 悲士不遇賦
 洞簫賦
 甘泉賦
 請雨華山賦
 雅琴賦
 園棊賦
 松枕賦
 麒麟角杖賦
 合 賦
 行過江上弋雁賦
 行弋賦
 弋雌得雄賦
 蜀都賦
 甘泉賦

劉勝（一二四）
 劉徹（一二六）
 東方朔（一二八）
 東方朔（一三五）
 司馬遷（一四二）
 王褒（一四三）
 王褒（一五〇）
 劉向（一五一）
 劉向（一五三）
 劉向（一五五）
 劉向（一五六）
 劉向（一五七）
 劉向（一五八）
 劉向（一五九）
 劉向（一六〇）
 揚雄（一七〇）
 揚雄（一七〇）

河東賦 羽獵賦 長楊賦 太玄賦 逐貧賦 酒賦 覈靈賦 解嘲 解難 遂初賦 甘泉賦 燈賦 燈賦 自悼賦 擣素賦 簀賦 仙賦 慰志賦

揚雄（一八三） 揚雄（一八六） 揚雄（二〇一） 揚雄（二〇九） 揚雄（二一一） 揚雄（二一五） 揚雄（二二七） 揚雄（二二九） 揚雄（二二九） 劉歆（二三一） 劉歆（二三七） 劉歆（二三九） 馮商（二四〇） 班婕妤（二四一） 班婕妤（二四四） 劉玄（二四七） 桓譚（二四八） 崔篆（二五〇）

覽海賦 冀州賦 北征賦 顯志賦 楊節賦 論都賦 首陽山賦
 書掩賦 拔楔賦 衆瑞賦 倬騷賦 洛都賦 舞賦 琴賦 扇賦
 反都賦 神雀賦 七激

班彪（二五二） 班彪（二五三） 班彪（二五五） 馮衍（二五八） 馮衍（二六五） 杜篤（二六六） 杜篤（二七一） 杜篤（二七三） 杜篤（二七四） 杜篤（二七五） 梁竦（二七六） 傅毅（二七八） 傅毅（二八〇） 傅毅（二八七） 傅毅（二八九） 傅毅（二九〇） 傅毅（二九一） 傅毅（二九二） 五